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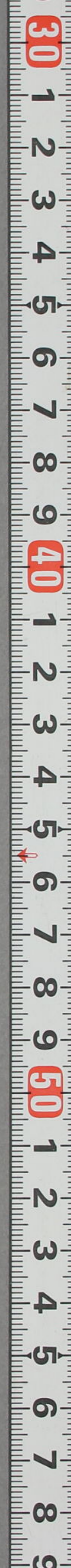
經訓堂本墨子

貳

口 13

75

2





墨子卷之四

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德裕奏為竊以

兼愛上第十四

患好之字作患从父者行見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
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
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
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
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
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
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
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
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人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
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

據下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
文增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
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
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
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
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
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

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

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皆解羊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人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非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脇，舊作脇，據太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

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攴，而進之，舊此下有鐘鼓之字从攴，而進之，舊此下有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

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此濟字當為涉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沅水也从齊者石濟水

出直隸贊皇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

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

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

天下西為西河漁竇

西河在今山西陝西界漁竇疑即龍門

以泄渠孫皇之

水

其水詳北為防原派注疑即雁門

后之邸

詳未

噓池之竇

即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

洒為底柱

說文云灑汎也洒假音字

俗名三門山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

平陸縣東五十里

鑿為龍門

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

城縣北五十里山在

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貉非攻

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

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

東方漏之陸防

陸防疑即大

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

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

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

東方漏之陸防

陸防疑即大

鉅鹿

孟諸之澤

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縣東北明孟

諸都音相近

灑為九澮

此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即九

河也

以捷東土之水

說文云捷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

以利冀州之民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

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興江宜興以利荆楚干

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

以利荆楚干

越與据文選注改

南夷之民

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

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

稽人黍稷狗彘

說文云畜患濟也从來从畝來者畝天屑而臧之故田夫謂之畜夫稽與畜通

臨文王慈

漢書武帝紀云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

壽連獨無兄弟者

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

有所雜於

或作贊或作嚳皆假音

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

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為隊穆天子傳云鉞山之隊玉篇云隊

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關案隊隧字皆說文關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

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實欲天下之富

舊云士富土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

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

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

一本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

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

又與人當云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

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

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

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

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

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

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

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

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由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鄉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

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母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

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
寒卽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埋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
本書或作狸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
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
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
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
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
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破甲嬰
胄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
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

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
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
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
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
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
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
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
過卻也卻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卻云古隙字卻卽卻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
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待

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
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
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
以意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
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
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
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
勤苦凍餒當爲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
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二字舊脫此據上文增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

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
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
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
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
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
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
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子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

禹之所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

小子敢行稱亂此八字孔書無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此四字孔書無若予

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子以爾衆禹之征

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

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孔書作上天后天神后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未知得罪

于上下孔書作未知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

皆與孔書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

之微意

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為天

有鼻無以萬夫萬夫有鼻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

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

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

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

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

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

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
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
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
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
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
得已乎母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
遇一本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
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
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
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

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
身荆國之上飯不踰乎一固一本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
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
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
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
然後爲之據前後文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
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
大布之衣絺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且當爲粗入見文公
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
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
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
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
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
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
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
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
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
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

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五

諸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等處方輿總務兼理糧餉 飭品項墨沆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
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
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
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
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
人也地其衣裘地讀如終朝三拊之拊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拊徒可反地卽拊異文取
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
 之君子舊脫此字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
據後文云大則弗知一本舊脫此字而非之謂之不義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
為不義攻國此何一本作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
 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
 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
 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無此
 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
 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
何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
 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

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
 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之義可為一本作知義
 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
 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
 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
 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
 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
 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
 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

甲盾撥劫

說文云櫜木帳也櫜當从木

往

舊作住一本如此

而靡弊臍冷不反

者

臍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

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劒乘車其死

往

舊作列住以意改

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

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

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云糧同糧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

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

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

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

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

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

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

此墟字正

數於千不勝而入

舊作人

廣衍數於萬

文俗从土

此闕字之假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

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

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

戰者言曰

舊作也言一本如此

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

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

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

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

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

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莊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

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

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

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

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來削

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

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

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

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

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

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

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

楚二師陳於柏舉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

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

攻冥隄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鄢縣又杜預注

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

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

其一也至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

南九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

十里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

春秋吳楚戰于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

柏舉即此地也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至繪大敗齊人而葆之在今山東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

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限字之假音自恃

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

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

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

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

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

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

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

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

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

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

主之君一心戮力戮音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

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

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

乎蓋同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
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雖使下愚之_{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_{舊作養一}
_{本如}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
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
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
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
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

道也

_{智知讀}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
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_{舊作愚}富之人
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
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
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
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_{一本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_{湮塞}
{之字當}攘殺其牺牲燔潰其祖廟剽殺其萬民{剽字}覆其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
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_{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罪

死無殺以譚其衆

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

夫無兼國覆軍賊

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

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殺其犧

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

神指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

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

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

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

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

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

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而

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

一本作足

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

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

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

織紉

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紉機縷也紵或字

則是國家失卒而

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

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

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王逸注楚辭云係住

也楚人名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

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

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

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
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
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
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
之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
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
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
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
同震高陽舜高陽弟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
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 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

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
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
桀時天有韜命韜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
國鸛鳴十夕餘盧云鸛字未詳舊脫此字據乃命湯於
鏹鏹文類聚引作鏹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
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之類聚引作戡之此錢字之假音說文
云錢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
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火言命祝融降火
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

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紂商王紂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銜珪初學記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

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

予既沈漬藝文類聚

引作

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戲

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

太平御覽引作錫

武王黃鳥之

旗

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

王既已克殷成

帝之來

當為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

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

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始討

字當為封

此睢山之間此即

江漢沮

越王繫

虧盧云即無餘也繫舊作繫非以意改

出自有遽

詳始邦於

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

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

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

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

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

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

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

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

則共之供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

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

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

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

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

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

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

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

此也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六

兵部蕭憲院副都御史巡撫西寧處方贊輩彙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芋鉏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鉏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

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
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
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辛鉏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
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
之道加輕以利者辛鉏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
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
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
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
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
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没于民次也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

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
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
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
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
惟田興師以攻伐鄰國貫母同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
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
病死者有與侵就援即援燹攻城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爲今當聖人爲
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
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

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

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

下群百工輪車轆匏轆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為匏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

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

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

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

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

一本作怪太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

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陽谷莫不賓服

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菽不重飲於土塏當為溜太平御覽引此云

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甌啜土

玉篇云力又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銅鄭君注周禮云切瓦飯器也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飲土簋歡土銅

糲梁之飯藜霍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

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類低頭也或从人

免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

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淡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緇非古字當為纁考工記云五人為緇鄭君注云今禮

俗文作緇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為纁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

人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

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
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
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
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
止以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
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
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也說文云堀免窟也此窞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疑
當爲氣据下篇有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
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
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逮舊作建夏
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

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
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官墻足以爲男女之
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
爲親度也辟同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
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

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作知然後已矣

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此

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舊此

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

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

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此

據上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

文增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

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行即相反皆曰吾上

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

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

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

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

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舊脫此字據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

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買一本而

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

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

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

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
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母法執厚葬
久喪者言世同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
曰棺槨舊作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
必巨存正夫賤人死者正同殆竭家室乎當云諸侯死
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筵壺盥槨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
于其中爲盥戈劒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爲古只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
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言聲無
次第

翁綴經翁義未詳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
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
也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
爲寒使面目陷隤當爲隤隤之訓隤隤言面瘦稜稜也廬
爲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
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
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
草木辟同闕草卽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
一本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
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紉紉二細
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
以成者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
已成之財久

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
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
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當是母譌爲
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
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同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
目陷隤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
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
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字假
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
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欲以治
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
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
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
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
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並爲
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
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豎詳未而母負已也治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厲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

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

舊作也以二字據後

文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道

死葬蜚山之陰

蜚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卬呂氏春秋

安死云堯葬于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

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葛以緘之既犯犯當為犯變而後哭滿塋塋古無此字當

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無封後漢書注引作已葬

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

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

已之市

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

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

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

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葛以緘之已葬而

是已

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

太平御覽引作教道死葬會稽

之山衣衾三領

史記集解引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

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緇

字俗絞之不合通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既葬收餘壤其上壟

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若參

耕之畝則

舊作取據前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

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太平御覽引

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

三操闔同韻操同

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

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垓

捶當為垓說文云堅上

也垓當為涂說文王篇

無珍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省鄉文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有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

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軋沐之國者軋舊作軋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軋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軋才新論作軋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同杜預注左傳云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朽同太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為北地

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字燠即熏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

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

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

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

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

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蒞

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則止矣哭往哭來

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說文俾飲也以致孝於親

飲訓便利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
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
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七

鄒魯兼祭有副都史巡撫西寧等處鹽課稅務兼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

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

之廣雅云所居也玉篇云處所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

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
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
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
兩日字舊作日
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明
爲淵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
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
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
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
一本此下
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
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

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
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
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
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
一本作恣俗改
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
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
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
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
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
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
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
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豢犬彘

潔爲粢

二字舊脫
據後文增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

方猶旁或當爲專字之壞

至今稱

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

其事上誦天中誦鬼

據上當有神字

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

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

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

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

民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

神天有邑

舊作色非以意改

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

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

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倖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

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

當脫貴且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
知者四字然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
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
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當
為確言確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
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
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
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
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
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訓與訓同
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
道

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
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
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
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將何欲
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
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
止舊作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
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
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
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
四鄰撓與交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

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
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
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
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
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
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
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
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
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

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
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
崇也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
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
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
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
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
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
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
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

也但末詳豪本作豪毫字正若豪之末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

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

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

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

民之善否司讀如何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

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仁不祥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

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

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

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

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

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

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
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
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
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
知也此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
句未詳

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
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
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
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
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
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
居不肖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侮務
此句非命上作無廖侮匪庸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皆懲字之譌傳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据也孫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勸力其事或孔書

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

天下

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

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

一本作志疑俗改

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

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

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

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

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

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

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

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

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

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

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

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有據下文當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惕象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

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犧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

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

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云云失社稷

說文云云有所失也春秋傳曰

云云云云云云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

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

何疑有名之曰失王

脫誤

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

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也說文無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志字當爲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然曰詳未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劬拔之劬舊作勁从力非勁不

格者則係一本作擊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婦人

以爲春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藁又說

爲酋之義酋與音聲形相近說文云抒曰也亦春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

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

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

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

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

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

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

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

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人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

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

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

人之金玉蚤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

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

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蚤桑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

舊脫此字據上文增

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

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

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

之牆垣據上當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

桑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

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

言曰是責舊作贊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

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

當爲少而據上文如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

此能而音同故也

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

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

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爲以爲儀法非獨子

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母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誥字據上文當爲誥而順帝之則

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

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

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刊

